

羣經平議卷三

匯書弟一

德清俞樾

尚書一

光被四表

堯典

枚氏傳曰故其名聞充溢四外

京樾謹按光被四外甚爲不辭詩噫嘻篇正義引鄭注
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然經文但曰四表不曰
四海之表增字釋經亦非經旨今按僖二十八年左
傳表裏山河表裏皆以衣爲喻是故四表猶四裔也
說文衣部表上衣也從衣從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

又曰裔衣裾也是表與裔本義皆屬衣以其在極外而言則曰四表猶衣之有表也以其在極末而言則曰四裔猶衣之有裔也文選西都賦曰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表帶竝言得古義矣

克明俊德

大廷四校其爲不羈精勤智識五達六成

傳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元孫之親

樾謹按此句當與上文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連讀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由其克明俊德禮記大學篇引此文而釋之曰皆自明也是謂堯自明其德非謂明俊德之士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

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皆兩句爲一義與慎徽
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
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八句正相似僞孔傳
割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蓋正取此數語與堯典相
配也其後僞作二十八字者終之曰元德升聞乃命
以位則固以舜之元德配堯之後德矣

厥民因

傳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

穀謹按經文止言厥民安知其爲老弱者乎傳義似
非經意也因之言重襲也說文艸部曰茵車重席廣

雅釋器曰複繆謂之裯蓋因有重複之義以其爲重席而從艸作茵以其爲複繆而從衣作裯其義通也厥民因與下文厥民隩文異而義相近隩本作奧見段氏玉裁古文尙書撰異奧深也因有重複之義則亦深也大暑大寒人不可犯皆宜深居以避之禮記月令篇於仲夏之月仲冬之月竝曰處必掩身是其義也

允子朱啟明

大蘋照風雷雨霽天子命五師

傳曰允國子爵朱名正義曰夏王仲康之時允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允之舞衣故知古有允國允

既是國自然子爲爵朱爲名也馬融鄭元以爲帝之允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爲啟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

懋謹按枚說是也說文糸部紩純赤也虞書丹朱如此蓋虞書有允子朱之朱有朱虎熊羆之朱有丹朱之朱許君謂丹朱如此然則允子朱與朱虎不如此明矣不然允子朱之文最在前何舍前而舉後乎卽此可見壁中古文允子朱與丹紩兩字不同其非一人明甚孔傳雖僞然此說實勝馬鄭舊義學者不可不知也

試可乃已

傳曰唯鮮可試無成乃退

樾謹按經言試可不言可試經言乃已不言無成乃已傳義非也已當作以禮記檀弓篇則豈不得以鄭注曰以已字又曰以與已字本同周易損初九已事遯往釋文曰已本亦作以論語先進篇毋吾以也釋文曰以鄭本作已皆已以通用之證以用也試可乃以者言試之而可乃用之也史記五帝紀作試不可用而已蓋不知已當作以而疑試可乃已文義難通遂改可爲不可古書之難讀久矣

巽朕位

傳曰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釋文引馬注曰巽讓也史記集解引鄭注曰

入處我位

樾謹按諸說於文義均未安史記五帝本紀巽作踐當從之尙書作巽者段字也踐從斁聲古音與巽近史記仲尼弟子傳宓不齊字子踐任不齊字子選踐從喪聲選從巽聲而皆名不齊是其證矣說者不知巽爲踐之段字望文生訓失之

舜讓于德弗嗣

樾謹按文選典引曰有子德不台淵穆之讓李善注
引漢書音義曰古文台爲嗣是古文尚書作嗣今文
尚書作台台卽怡字故史記五帝紀集解引徐廣曰
今文尚書作不怡也古文台爲嗣猶韓詩嗣音作詒
音公羊春秋治兵作祠兵乃假借字史記五帝紀作
不懌則以訓詒字代之也史公自序曰唐堯遜位虞
舜不台竊謂史公雖得台字之義而于經文句讀有
未審也此經嗣字當從今文作怡其義則從史公作
懌而以舜讓于德爲句弗台爲句舜讓于德者言舜
讓于有德之人也他如讓于稷契暨臯陶讓于殳斿

暨伯與皆有所讓之人而此無之者蓋舜實亦未見
有可讓之人但不敢便陟帝位故讓于有德者若曰
天下自當有其人姑待之耳弗怡者堯弗怡也堯聞
其讓而不怡擇蓋不允其讓也故其下遂繼之曰正
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不然如下文諸臣之讓史臣必
書帝曰俞女往哉或云帝曰俞往哉女諧此文舜讓
之下堯猶無一言何以卽紀受終之事乎

如五器

姚氏傳曰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

樾謹按姚方興以如五器連下卒乃復爲義蓋卽馬

融說太平御覽禮儀部引馬注曰五器上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是也然如其說則但曰五玉卒乃復豈不甚明必變其文曰五器何歟隱八年公羊傳疏引鄭注曰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贊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鄭氏此說于古無徵且以物相授與而謂之如亦未詳何義殆不可用也今按如猶同也廣雅釋言曰如均也上文同律度量衡傳曰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然則如與同竝有均義律度量衡言同五器言如其義一也五器者五兵也國語周語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韋注

曰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也是古謂兵器爲器大戴記用兵篇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公問作兵子言作器此古謂兵器之明證蓋器械之中以兵爲重故得專以器名禮記少儀篇不度民械鄭注曰械兵器也謂兵器爲器猶謂兵器爲械矣司馬法曰弓矢圉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是古者兵器有五故謂之五器天子巡守所至必均同之故曰如五器也五兵之說諸傳記所載不一今姑依司馬法爲說其

詳見孔氏廣森禮學卮言

卒乃復

穀謹按姚傳襲馬融之說以此句連上如五器爲義未得其旨辯見前矣隱八年公羊傳疏引鄭注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然每方禮畢輒歸道里迂遠于事不便且下文言歸此文言復文旣不同義亦當異若如鄭注何不言卒乃歸而必言卒乃復乎今按周官宰夫職曰諸臣之復鄭注曰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又太僕職曰掌諸侯之復逆注曰復謂奏事也卒乃復當從此義謂

每一方禮畢舜輒使人反報于堯也下文歸格于藝
祖方是舜自歸曰復曰歸經固別而言之何後人尙
混而一之乎

歸格于藝祖

傳曰藝文也言祖則考著

樾謹按姚以藝祖卽文祖蓋陰用鄭義鄭君說上文
受終于文祖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見
史記集解又說此文歸格于藝祖曰藝祖文祖猶周
之明堂見詩我將篇正義是鄭意正謂藝祖卽文祖
也姚襲其說但不以爲明堂耳今按文祖之說自以

鄭義爲塙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五府者
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
黑曰元矩然則舉文祖之一名以包靈府神斗眾名
猶舉明堂之一名以包青陽總章諸名也王者南面
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舜之受終必於文祖猶周公
朝諸侯必于明堂也孫氏星衍江氏聲竝宗其說洵
無以易之矣惟以藝祖謂卽文祖恐未必然文祖藝
祖既有異名必非同實若文藝一也何以前後俱言
文祖此獨變文言藝乎且藝之訓文亦非古訓周官
以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猶言材藝也漢世遂以六

經爲六藝而後世因之有文藝之稱豈可以說唐虞
之書乎尚書大傳作歸假于禰祖史記五帝本紀亦
云歸至于禰祖廟此自是古文今文之異然文祖無
異文而藝祖禰祖古今文不同卽此可知藝祖之非
卽文祖矣釋文引馬王云藝禰也以藝爲禰是以今
文說古文上文受終于文祖馬云文祖天也天爲文
萬物之祖故曰文祖是馬融之意固以文祖藝祖爲
有別矣惟藝之爲禰殊無依據孫氏星衍謂聲相近
此未得也藝當讀爲哿哿從哿聲古藝字止作哿漢
書楚元王傳注曰執古執字司馬遷傳注曰執古藝

字蓋古作執後作𦵹又作藝轉相加而愈非古矣是故以藝爲瞽實以執爲瞽古文以聲爲主省不從日亦猶以哥爲歌以臤爲賢之例也國語楚語居寢有瞽御之箴韋注曰瞽近也瞽之義爲近禰之義亦爲近襄十三年左傳正義曰禰近也於諸廟父最爲近也隱元年公羊傳疏引舊說云禰帀旁爾言雖可入廟是神帀猶自最近于已故曰禰以是推之疑古字止作爾爾近也其後又加帀旁者神之也故說文無禰字也字亦通作昵高宗肜日篇典祀無豐于昵釋文引馬曰昵考也謂禰廟也然則以瞽爲禰猶以昵